

竞技体育悲剧心理学阐释

谭新莉¹, 马飞²

(1.湘潭大学 体育部, 湖南 湘潭 411105; 2.宝鸡文理学院 体育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摘 要: 结合竞技体育中悲剧事件的发生现象, 从悲剧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提出“心理距离”学说与竞技体育悲剧理论, 在此基础上, 剖析了竞技体育悲剧的崇高感、快感、主体情感活动的动态平衡性与高峰逆转以及竞技体育悲剧的“净化”和“领悟”作用, 进而提出悲剧精神是竞技体育悲剧的生命张力。

关键词: 运动心理学; 悲剧心理学; 竞技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11-0032-04

Psychological expatiation on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ies

TAN Xin-li¹, MA Fei²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of Edu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07,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occurrence of tragic ev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 “physiological distance” doctrine and 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gedy physiology, and based on the doctrine and theory, dissected the dynamic balance and peak reversion of the sense of sublimity and pleasure as well as subject emotional activities of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ies, as well as “purification” and “apperception” functions of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ies, and further put forward that tragedy spirit is the tension of life of competitive sports tragedies.

Key words: sports psychology; tragedy psychology; competitive sport

“悲剧比任何一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和个人的情感, 因为它是最严肃的艺术, 悲剧描绘的激情是最基本的, 可以毫不例外地感染一切; 它所表现的情节一般都是比较可怕的, 而在人们可怕、恐怖和失败的事情面前往往变得严肃而深沉”^[1]。悲剧的意义决不是单纯展示价值的破碎, 给人留下一段伤感苦涩的回味, 而是通过展示悲剧英雄对不幸命运的抗争, 使人看到一种更高的价值力量, 同时使人感到一种浩气长存的生命力。“悲剧的要素不只是灾难, 还有抗争。悲剧精神就是悲剧主人公所表现的, 为实现某种美好价值而同不幸命运抗争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悲剧英雄们以自己的奋斗牺牲(当然, 不一定指牺牲生命)换来了更高价值的尊严, 正因为如此, 任何好的悲剧总能让入领略到一种凝重、庄严、悲壮而崇高的美”^[2]。竞技体育从一诞生, 就注定了悲剧的产生, 竞技体育比赛

是残酷的, 有成功就有失败, 有鲜花就有汗水和泪水。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悲剧人物面对挫折、困难、极限, 以非凡的力量、坚韧的意志、顽强的精神战胜对手、战胜自我的精神。“悲剧美就是指人在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 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 也就是说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因为在这种符合人生的抗争与超越中, 主体的人格力量得以提升, 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超常的展现”^[3]。本文从悲剧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剖析了竞技体育悲剧的实质。

1 “心理距离”学说与竞技体育悲剧

“心理距离”说可以在德国美学中找到根源, 但是把“距离”的概念讲得最详尽的是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的文章《作为艺术中的因素和一种美学原

理的心理距离》。布洛^[4]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切身的’，客体能强烈地被吸引或反映出主体深层的本能，主体必须通过自然的天赋和后天反复的训练具有一定的艺术天赋。”心理距离应该是悲剧心理学的基础。用“心理距离”说来观察悲剧就会发现，悲剧是通过真人来表现的，因此在保持距离上它有先天的不利条件。但是这种不利条件却被悲剧的种种手法弥补起来。艺术的程式化、人为化、抒情化，安排的超自然氛围，以及非现实而具暗示性的舞台演出技巧，把现实生活“过滤”、理想化了，悲剧利用这些“距离化”因素，给人提供了生活本身所不能提供的壮丽和美丽。竞技体育是以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成绩，夺取胜利为目标的社会活动。在竞技体育比赛中，主体运动员通过先天的运动天赋和后天的刻苦训练，把人体的运动潜能发挥到极限，反映出主体征服自然、挑战极限、战胜困难的决心。但是，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因为赛场上冠军只有一个，大多数人最终都要以失败告终。竞技体育比赛犹如戏剧里的悲剧，运动员通过精彩的表演，把一部伟大的悲剧浓缩成可以表演、观众能看懂的一连串戏剧情节，使观众通过“心理距离”，感受到竞技体育悲剧强大的震撼力。

2 竞技体育悲剧的崇高感

亚里士多德曾经深刻地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具有“净化”灵魂的教育意义^[5]。悲剧的崇高感是人类特定的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6]。“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开始酝酿，所以崇高作为一种严肃的情绪，能使人产生敬畏和崇敬”^[7]。悲剧能够使人的心灵接触到崇高和庄重的美，能够唤起人们心灵中崇高庄重的情感，能够开启人们的心灵之门，点燃一星隐秘而神圣的火花。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挑战自我、超越自我，追求人类“更快、更高、更强”的生命活动，它本身就孕育了无穷的魅力和生命的价值。无数的竞技者，在体育运动中，赢得了愉快与幸福，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汗乃至流血。医学家们计算过，一位运动员在其运动生涯中流出的汗水是 2 000~4 000 kg，一般要超过他(她)体重的 25~50 倍。对平常人来说，这是很难想象和接受的。为了超越前人和对手，实现自己的价值，运动员不仅要经过长期的、以战胜自我为目标的极限强度训练，而且还要承受创新、创难动作带来的身体、生理和心理上的极大压力，甚至伤病的折磨和死亡。也许人们还记得在第 20 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发

生的悲剧，也记得在第 17 届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运动员死亡的悲剧以及在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瑞士滑雪运动员死亡和 2006 年多哈亚运会上，韩国 47 岁马术选手金亨七在马术比赛时坠马而死的悲剧。运动员“伤残”是一种悲剧，另一方面，它也折射出战胜自我、挑战极限的拼搏精神，从悲剧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由“悲”向“喜”的升华。“悲剧是在一场焚毁价值的大火中为一种新价值的诞生发放出生证”^[8]。悲剧是辽阔无比的苍穹，是充斥宇宙的暴风骤雨，是异乎寻常的英雄气魄，是震撼心灵的狂呼呐喊……

3 竞技体育悲剧的快感

任何人生命中的痛苦、死亡都有某种程度的悲剧性因素，都要触动人们心理深层潜伏的死亡意识，都要引起人心理上的恐惧与怜悯感。现代心理学证明，对自己生命苦难和死亡的恐惧，对别人的生命痛苦与毁灭的怜悯是人类一种原始情感的心理效应。“悲剧的心理效应可分为快感群和痛感群，快感群的各要素可以相互连接，呈现出一种快感趋向，共同构成一种综合的快感体现。与此同时，痛感群中的各感情点也可以相互连接，从本质上呈现出一种审美的痛感”^[9]。奥运会是展示人类“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舞台，也是品味喜怒哀乐苦辣酸甜的人生驿站，当有人站在最高领奖台享受胜利的快感时，就意味着有人失意而归，就意味着领奖台某一个角落里又有一名悲情英雄在流泪，或许正因为如此，竞技体育才会显的那么令人激荡，具有如此难以抵挡的魅力。快感和痛感是从奥林匹克运动母体中带来的两种情感。竞技体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取胜，就必须带来一种永恒的矛盾，竞技体育不仅仅包含怜悯和同情，还包括愉快和振奋的“调解”，人们在欣赏竞技体育的同时，还能获得一种回味的快感。在竞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展示的不仅仅是运动技巧和奥林匹克精神，而且，运动员高昂的士气、坚强的毅力等，比赛的投入和关注让人敬畏，他们对胜利的渴望、振奋的精神、大声的呐喊，让人能真正地体会到竞技体育带给人们的快感。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当人们从悲剧中体味到获得的快感时，就会被人类高尚、顽强的意志所折服。

4 竞技体育悲剧主体情感活动的动态平衡性与高峰逆转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过一种“高峰体验”的理论，指出人在进入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状态时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极度欢乐的体验。而且认为，这种“高峰体验的特征是瞬间产生，转瞬即逝的，因而

往往逃过了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弄不清它的性质,但这样的时刻到来时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使人摆脱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而且“这些特征包括暂时的时空混乱感,惊奇和敬畏感,巨大的幸福感。”^[10]显然,马斯洛把高峰体验与情感的瞬间转化放在一起。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论可以恰当地说明悲剧审美主体在情感中从审美痛感到审美快感的转化过程,而且能很好地解释为何悲剧审美高峰时主体会感受到一种痛感与快感相互交织的极大震撼。“审美主体在欣赏一部悲剧作品时,情感中会激起多少复杂的对立因素,这些对立性情感始终是处在一种动态平衡的运动状态中的”^[9]。“悲剧审美是一个时间序列里的心理活动过程,当审美主体在欣赏一部悲剧时,由于悲剧主人公的痛苦遭遇,致使审美主体在情感中激起了一系列属于痛感群中的各类情感活动”^[11]。大逆转是足球比赛中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一支球队以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时,双方主体的情感活动基本上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但是当这种动态平衡被打破,出现高峰逆转的时候,观众将体会到那种逆转的刺激和紧张的快感。在第3届法国世界杯上,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巴西队与波兰队的比赛充满了戏剧性,这也许是世界杯决赛阶段历史上最精彩最富戏剧性的大翻盘。比赛是在雨后泥泞的场地上进行的,开赛后波兰队攻势凌厉,射门命中率极高,不久就以5比0遥遥领先对手,波兰队看似已经胜券在握,孰料巴西队稳住阵脚之后渐渐稳定了情绪,在泥地上打起了流畅的地面进攻,很快就反过来控制了场上的局势。在剩下的时间里竟然也回敬了对手5球,最终以6球逆转战局。可以说,这种从痛感高峰点上瞬息转化为一种快感的过程,正是竞技体育悲剧审美主体情感的高峰逆转过程,也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5 竞技体育悲剧的“净化”和“领悟”

“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的产生来源于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被泯灭了。价值的毁灭,会引起悲剧意识,悲剧对情绪的净化在于把怜悯和恐惧转变为合于美德的思想感情。悲剧的心灵的净化是继共鸣之后而不由自主地达到调节精神、排遣情绪、去除杂念和提升人格的状态,从而达到自我教育的效果”^[12]。领悟是继共鸣和净化以后进入潜思默想、体悟人生、提升精神等过程的更高境界。与前两种境界相比,领悟是接受者在共鸣与净化的基础上,对体育运动的内涵作出主动的思索和深刻的理解与体味;同时,共鸣常常是建立在接受者对体育信息一般认同的基础上,净化主要表现在接受者的精神舒畅和

对心灵的矫正,往往不能直接产生新的人生指向。而领悟则在思索和理解的前提下,能有效地丰富和扩充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使接受者主动发生一种积极的人生向往。当欣赏完一场竞技体育悲剧时,比赛场景还会萦绕在脑际,思想情感仍会波动于心间,情趣、意境可能会引起再三回味,甚至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于脑际,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自己的道德情操、言谈举止和审美追求,这种心理状态即为回味与延留,这既体现了接受者的思想变化,又对其审美趣味、精神气质、以及人格规范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体育运动产生直接社会效益的重要方式。我们的肉体需要体育,我们的精神更需要体育,特别是在崇尚技术理性的今天,人类的精神需要艺术和体育这两种东西来实现心灵的净化与皈依。与此同时,我们的肉体还需要体育为之支撑起生命之帆于是,体育就被赋予了更为丰实的存在价值,它的功能也就不言而喻。

6 悲剧人物与竞技体育悲剧的生命张力

“悲剧的诞生以酒神的受苦为题材,酒神一直是悲剧的主角。悲剧人物表现的是酒神的智慧,只有以大苦大难、厄运为代价,毁灭一切旧的法律、道德、秩序,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13]。尼采认为:悲剧是一种生命论悲剧观,它通过悲剧中人的牺牲、毁灭,唤醒人类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使世界充满“嬉戏着痛苦的刺激”的生命力。竞技体育比赛是残酷的,冠军只有一个,奖牌只能挂在少数人的胸前。这说明了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在竞技场上,失败是竞技体育永恒的主题,悲剧人物将是竞技体育悲剧的“梦工厂”,即使是冠军,在人类自身极限面前,也永远是失败者,而且冠军的不永恒性,也决定了冠军的悲剧命运,今天的荣誉可能将成为明天跌入低谷的殉葬品。冠军的短暂性与悲剧的永久性共同演绎着竞技体育悲剧,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之所在。施莱格尔^[12]说得好:“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充分证明自己的存在。正如人的伟大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显露出一样,只有与命运观念相联结才能产生悲剧,因为悲剧的本质是表现悲剧人物的壮丽,激发人类的生命力感和积极努力向上的意识。”

悲剧不仅表现生活的肯定,并且也表现生活的否定,但必须是悲剧性质的否定。竞技体育根植于不断毁灭而又不断超越的奥林匹克文化,其悲剧意识正是人类生命的根基性意识,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 [1]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5：45.
- [2] 尤·鲍列夫[苏]. 美学[M]. 冯中，高叔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77.
- [3] 楼昔日. 美学导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6.
- [4] 德拉库瓦[法]. 艺术心理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27：27.
- [5]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9.
- [6] 王福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J]. 江苏社会科学，2001，12(1)：114-125.
- [7] 康德.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13.
- [8] 章辉. 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J]. 文艺研究，2001，22(5)：149-151.
- [9] 胡泽球. 论悲剧的快感的产生——对悲剧审美主体情感活动的动态分析[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4，24(5)：65-68.
- [10] 杨清. 心理学概论[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56.
- [11] 杨春时. 审美理解与审美同情：审美主体间性的构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2(5)：43-48.
- [12] 程亚林. 悲剧意识[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66.
- [13]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平，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36.

[编辑：黄子响]

北京残奥会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的每一天都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么北京残奥会的每一天都使我们心灵受到震撼。我们真要感谢他们为我们每位观众上了人性至高无上的一课。记得英国戏剧文豪莎士比亚借用剧中人之口说过这样赞美人的台词：“人类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赞歌，是歌颂人类的传世佳作。今天我们应将这些赞美之词献给来自世界147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名残疾英雄们，他们在每一个赛场，都和健全人一样，义无反顾地施展他们的才能和潜力，使比赛和奥运会一样精彩。人们说，奥运会是体能与生理极限的挑战，而残奥会则是精神与心理素质的搏斗。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过北京残奥会，我们得到一些启示：

1) 残疾不是残废，残疾人运动员更是人类的精英。他们以超过常人的顽强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做到了大多数健全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值得我们钦佩。所以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爱护他们，不要有任何歧视。要以北京残奥会为契机，大力宣传对待残疾人的观念和爱心，把这种教育提高到全民教育的高度，看成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

2) 政府和社会都要关心残疾人的医疗康复，为残疾人求学、成人就业和婚姻创造条件，使他们获得生存、发展与享受的平等权利，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3) 鼓励企业开发和生产残疾人专项器械和生活用品。例如假肢、轮椅、盲人电脑、手机、报刊、广播、助听器以及自驾交通工具等。

4) 全国各地都要大力建设无障碍设施，把这一工作经常化、普遍化，特别在中等以上城市的公共场所设立无障碍人行道、盲人道、过街信号等，以方便残疾人出行和购物、就餐以及旅游。

5) 新闻媒体要为广大残疾人开辟专门的栏目和节目，鼓励他们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交流经验和体会，丰富他们的生活内容。

我坚信，通过北京残奥会，提高了大家对残疾人事业的认识和关怀，我国8300万残疾人的医疗、康复、学习、生活和工作条件一定会得到改善，北京残奥会的“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将逐步落到实处。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